明臣奏議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臣奏議

(一)

清高宗敕選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明臣奏議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歷代名臣奏疏。俱有流傳選刻之本。現在四庫全書內。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繫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金鑑。至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人無由想見。非所以垂法戒。著勸懲也。卽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此事關繫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四庫全書總目

明臣奏議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編。以皇子司選錄。而尚書房入直諸臣預繕寫。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覽。斷以睿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近。殷鑒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於無窮。故重其事也。考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一剳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舍公事而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爲訐訟之詞。迨其末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臺諫鬨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閣臣奄豎爲之奧援。人知閣臣奄豎之日訌。不知其所以訌者由門戶朋黨爲之煽搆。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然一代之臣。多賢姦並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無言言皆非之事。是以衆芳蕪穢之時。必有名臣碩輔挺出於其閒。羣言淆亂之日。必有讜論嘉謨搘拄於其際。所謂披沙簡金。在乎謹爲持擇也。是編稟承訓示。辨別瑕瑜。芟薙浮文。簡存偉議。研求史傳。以後效驗其前言。考證情形。以衆論歸於一是。譬諸童謠婦唱。一經尼山之刪定。而列在六經。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鑒也。至於人非而言是。不廢蒐羅。論正而詞乖。但

爲刪潤。聖德之廣。一善不遺。聖度之宏。大公無我。尤非尋常所可測量矣。以上總集

謹案。是書作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書名、卷數。與總目。微有不同。已詳著於首帙例言中矣。

凡例

一明代奏議現在四庫全書館散見諸臣文集內者甚多并有彙萃成書如經濟錄及疏議輯略等編茲俱詳加蒐採選錄全文至於館書未載而其言可錄則從明史本傳中刪節之文採入以存梗槩

一明臣習尚喜滋議論奏牘之繁迥逾前代是編所錄專擇其危言讜論得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如屬泛行陳奏或涉門戶交攻文采雖工槩從汰置

一是編所錄固多忠藎名流間有品誼未醇而所言實中利病謹遵聖諭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並爲採入書期有用與流傳選刻泥稱名臣者迥殊

一明至神宗後應燬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禩之至意

一舊傳選刻名臣奏議之本宋趙汝愚專錄本朝明楊士奇兼綜歷代但分門別部轉近類書體裁是編纂次謹遵聖訓一依明代紀年先後其有同時陳奏者則參考官階之大小編入次第釐然悉符史家體例

一是編每疏題下俱謹遵聖訓注明某朝某年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於後俾一事顛末展卷瞭

如而其時之朝政亦遂可以考鏡睿慮周詳尤爲從來編輯諸家管蠡所莫逮云

一奏議中有引用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者悉遵欽定改正並將當時所稱藩部人地名俱查出譯改

明臣奏議目錄

卷一 洪武

應求直言詔上書　葉伯巨
太平十二策　桂彥良
大庖西室封事　解縉
言九事疏　馮堅

卷二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請豫備倉儲疏　楊溥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鄒緝
上仁宗奏疏　李時勉
陳八事疏　范濟
邊方事宜疏　劉球
元儒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敷陳十事疏　劉球

劾朱勇等疏　葉盛
建言疏　劉定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于謙
劾許貴請講和疏　于謙
審察敵情疏　葉盛
賞功罰罪疏　葉盛
京畿民情疏　葉盛

卷三　景泰　天順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　于謙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于謙
劾衞穎等怠廢軍政疏　于謙
劾宮聚等疏　葉盛
禦敵安邊疏　葉盛
劾陳循疏　葉盛
陳災異疏　葉盛

請置五團營疏　于謙
論時政疏　左鼎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孫原貞
劾內官弓勝疏　葉盛
論時政疏　鍾同
兩廣軍事疏　葉盛
卷四 成化
扶植綱常疏　羅倫
政務疏　商輅
乞分豁土田疏　彭韶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謝鐸
陳京衞官職因差騷擾疏　彭韶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王恕
論駕帖無印信疏　王恕
卷五 成化 弘治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王恕
陳治安疏　王恕
制治保邦疏　王恕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論山陝救荒疏　王恕
進大學衍義補奏　邱濬
漕運議　邱濬
陳時事疏　鄒智
論濫陞內官奏　王恕
請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請勤政事疏　馬文升

卷六　弘治

陳治道疏　馬文升
防邊患疏　馬文升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倪岳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余子俊
恤民弭災疏　馬文升
正罰俸疏　馬文升
進鹽場圖册疏　彭韶
卷七弘治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王恕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王恕
恤民弭災再奏疏　馬文升
清理刑獄疏　馬文升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請振紀綱疏　蔡清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倪岳
請豫教太子疏　馬文升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申明律意疏　馬文升
請添巡撫疏　馬文升
卷八　弘治
陳災異疏　馬文升
修飭武備疏　馬文升
請視朝疏　徐溥
論罷興作疏　周璽
論重名器疏　周璽
卷九　弘治
應詔陳言疏　何孟春
陳邊務疏　王守仁
卷十　弘治
制科議　王鏊
論傳奉疏　馬文升
災異陳言疏　林俊

論欺罔疏　周璽
會計天下錢糧奏　韓文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馬文升
巡撫事宜疏　馬文升
卷十一 弘治 正德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劉大夏
請立記注史官疏　儲巏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　楊一清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豫處兵機疏　楊一清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卷十二 正德
裁冗食節冗費奏　韓文
請辨忠佞疏　劉玉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周璽
論正失罰疏　周璽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周璽
劾劉瑾疏　蔣欽
再劾劉瑾疏　蔣欽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　陸崑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楊一清
劾宦官疏　韓文
論誅大逆疏　周璽

卷十三　正德

舉糾漕運官狀　邵寶
獻納愚忠疏　羅欽順
議邊軍八衞疏　李東陽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請戒諭寧藩疏　胡世寧

時政疏　張原
應詔陳治安疏　何景明
卷十四 正德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勸止臨幸疏　梁儲
大舉八境乞兵救援疏　王瓊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王瓊
請究失事邊臣疏　王瓊
豫防邊患疏　王瓊
禦敵安邊疏　王瓊
劾朱寧疏　方良永
訟胡世寧疏　程啓充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　梁儲
審大討以重本兵疏　王瓊
邊情疏　王瓊

卷十五 正德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王瓊
傳奉疏　王瓊
劾太監史宣疏　孫懋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孫懋
武舉議　王瓊
聲息等事疏　王瓊
給衣御寒疏　王瓊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請回鑾疏　吳儼
劾朱彬疏　孫懋
卷十六 正德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楊廷和
止微行疏　楊廷和
防邊患疏　王瓊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王瓊
陳急務疏　黃鞏
諫泰山進香疏　鄭善夫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唐龍
水災自劾疏　王守仁
乞寬免稅糧疏　王守仁
請正大獄疏　楊廷和
請均田役疏　唐龍

卷十七 嘉靖

講學親政疏　王鏊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楊廷和
議大禮疏　張璁
議大禮疏　方獻夫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夏言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夏言
大禮議　毛澄
大禮議　汪俊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王守仁
愼刑獄疏　韓邦奇

卷十八　嘉靖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林俊
請親大臣疏　林俊
請勤學疏　林俊
節財用疏　林俊
議禮疏　林俊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孫懋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張原
寢趙雲陞命疏　張原

弭盜疏　張原
修德弭變疏　張原
選近習疏　張原
請逐太監蕭敬疏　張原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張原

卷十九 嘉靖

勘處倭寇事情疏　夏言
議大禮疏　席書
議大禮疏　桂萼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林俊
正法守疏　林俊
乞免查撥莊田疏　劉麟
論錦衣衞朱宸等疏　張原
寢楊倫職命疏　張原
祛異端疏　張原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張原
卷二十　嘉靖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張原
停司禮監請乞疏　張原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張原
停止織造疏　張原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胡世寧
大禮議　張原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吳鵬
勘地方賊情疏　朱淛
在告極論朝事疏　張原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張原
陳愚悃疏　胡世寧
卷二十一　嘉靖　林俊
論刑獄疏　黃綰

執中行政疏　胡世寧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李承勛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覆張經請愼差遣疏議　胡世寧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卷二十二　嘉靖
郊禮議　夏言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楊爵
修舉武備疏　徐問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卷二十三　嘉靖
議處浥爛倉糧疏　韓邦奇
諫討安南疏　唐胄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韓邦奇
昭典禮疏　唐胄

諫征安南疏　張岳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楊爵
劾嚴嵩疏　張永明
卷二十四　嘉靖
劾李如圭張瓚疏　周怡
請敕責大臣不和疏　周怡
劾嚴嵩疏　周怡
旱災陳言疏　張永明
請復河套疏　曾銑
復河套議　翁萬達
卷二十五　嘉靖
重論復河套疏　曾銑
議曾銑復河套疏　楊守謙
陳邊務疏　胡松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災變請黜奸臣疏　趙錦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
卷二十六 嘉靖
議撥種馬應用疏　李遂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李遂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董傳策
條上定策備邊疏　楊博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楊博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楊博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譚綸
卷二十七 嘉靖 隆慶
勦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譚綸
選練州縣民壯疏　楊博
諫修齋建醮疏　海瑞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譚綸
應詔陳言疏　王世貞
卷二十八　隆慶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温純
乞慎重贈典奏　温純
察變謹微疏　鄭履淳
請面奏事宜疏　駱問禮
議處安攘大計疏　高拱
議處邊方激勸疏　高拱
議處邊方有司疏　高拱
辨大冤以正法疏　高拱
議處本兵司屬疏　高拱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譚綸
言邊事疏　王崇古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　王崇古

卷二十九 隆慶 萬曆
議處科目人才疏 高拱
議處馬政臨政疏 高拱
陳四事疏 汪文輝
議錄卻賄三臣疏 高拱
議處廣東舉劾疏 高拱
弭盜疏 高拱
辨名分疏 高拱
論譜達貢市事疏 方逢時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潘季馴
查議黃河後患疏 潘季馴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 潘季馴
恭報兩河工成疏 潘季馴
卷三十 萬曆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邱橓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沈鯉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　温純
陳十蠹疏　余懋學
請正文體疏　沈鯉
請停礦稅疏　温純
乞矜廉吏被誣疏　温純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盧洪春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　李懋檜
勦廠監張鯨疏　張沂

卷三十一　萬曆

請保護聖躬疏　趙志皐
論公用舍疏　逯中立
論修史用人疏　逯中立
論邊事疏　王錫爵
請止開礦疏　王錫爵

陳天下四大害疏　趙南星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　湯顯祖
備陳邊事疏　王錫爵
寧夏兵變疏　趙志皐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　趙志皐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逯中立
條陳禦倭事宜疏　李　頤
陳時政闕失疏　于玉立

卷三十二　萬曆

請召對疏　王錫爵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催發章奏疏　王錫爵
請御門宣捷疏　王錫爵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王錫爵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王錫爵

再請召對疏　王錫爵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沈一貫
勁王錫爵疏　高攀龍
請斥奸獎忠疏　安希范
再救降謫各官疏　趙志皋
請視朝疏　楊東明
請寬言路疏　馬經綸
弭變修省疏　趙志皋
乞振朝綱疏　趙志皋
請補本兵疏　趙志皋
再催補本兵疏　趙志皋
請儲邊材疏　趙志皋
陳議兵事疏　趙志皋
卷三十三　萬曆
陳天下安危疏　呂坤

條陳海防疏　李頤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　沈一貫
劾礦使陳增疏　郝敬
修省弭災疏　馮琦
劾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
陳礦稅六害疏　田大益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沈一貫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沈鯉
請愼終保治疏　楊東明
請罷礦稅疏　沈鯉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條陳河漕先務疏　李頤
劾內監路辱大臣疏　湯兆京
卷三十四　萬曆
議開泇河疏　李化龍

遵旨備陳河工疏　李化龍
時政疏　沈鯉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姜士昌
乞休第二疏　葉向高
乞振朝綱疏　周起元
宮僚徑去揭　葉向高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　徐必達
乞裁藩邸求請疏　周起元
劾稅監高寀疏　周起元
劾三黨疏　李朴

卷三十五　萬曆　泰昌

乞休第六十一疏　葉向高
劾惡璫辱官剝民疏　王紀
劾趙煥疏　周起元
極陳時弊疏　熊明遇

特請蠲賑疏　王紀
再請敕書關防疏　熊廷弼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熊廷弼
陳戰守大略疏　熊廷弼
請勒限發兵疏　熊廷弼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熊廷弼
請敕臺臣查勘遼事疏　熊廷弼
卷三十六 天啓
金吾遠逮廢弁疏　畢自嚴
請移宮疏　左光斗
仁義兼盡疏　左光斗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侯震暘
諫令客氏再入疏　侯震暘
門軍法紀全弛疏　侯震暘
禁廷人命疏　侯震暘

請發帑金疏　朱燮元
上復讎疏　王之宷
新餉苦累難支疏　高　推
防緝都門劫盜疏　宋禎漢
卷三十七 天啓
蘭地善後機宜疏　朱燮元
地震陳言疏　畢自嚴
地震頻仍疏　畢自嚴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漣
請除奸璫疏　蔡毅中
糾傅櫆疏　左光斗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　周起元
請興江南水利疏　周起元
請修省以弭災疏　周起元
水災請蠲賑疏　周起元

卷三十八 天啓
劾魏忠賢疏 魏大中
極言捕務不修疏 高 推
請斥魏忠賢疏 宋禎漢
極言濫舉縱貪疏 宋禎漢
修政恤民疏 宋禎漢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范景文
簡兵屯守疏 朱燮元
卷三十九 崇禎
請燬要典疏 倪元璐
辯楊維垣詆東林疏 倪元璐
舊餉告匱疏 畢自嚴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吳 煥
嚴行彰瘴以息羣梦疏 吳 煥
直抉吏治病源疏 范景文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朱燮元
議主客兵餉疏　畢自嚴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劉宗周
請撫卹三秦疏　吳煥
革大戶行召募疏　苑景文
督黔善後事宜疏　朱燮元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朱燮元
蠲錢糧疏　畢自嚴

卷四十　崇禎

請勿用小人疏　黃道周
遵旨具陳疏　黃道周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華允誠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劾溫體仁疏　劉宗周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傅朝佑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詹爾選
撫賊未可輕信疏　范景文
讜論當存人才可惜疏　范景文
奸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馬嘉植
國勢阽危廟算未定疏　馬嘉植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倪元璐
劾馬士英疏　劉宗周
陳時政疏　劉宗周
陳五事疏　劉宗周

明臣奏議卷一

應求直言詔上書 洪武九年

臣伏讀聖諭。因邇者五星聚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遺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況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至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夷於女主。或潰敗於邊戎。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救也。今天厥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埽除亂略。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除弊。又有太過者歟。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爲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日。臣敢抗君也。竊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

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城郭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或則恃險爭衡。或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定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當時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加之以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長守。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之。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務從深刻。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删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嘗有戒飭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始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敍爲辱。今之

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亦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敵人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入於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

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現在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苛刻聚斂者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現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現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則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

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問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旱澇豫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埽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

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出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驟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人。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寒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輔臣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

太平十二策 洪武十三年　桂彥良

臣惟太平之策。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不挈綱領。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私念之起。如重翳之蔽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天君泰然。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國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尙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之世。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

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不可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法。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與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渥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罪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愼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勤兵於遠哉。元季遺衆。尙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鎭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才俊。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古云。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蒙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奏。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疏入。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後至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聰明天亶。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眞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既已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一如郊祀之時。推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齊。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人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

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誕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圜丘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埽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以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夫元首叢脞。則股肱惰

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極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文也豈誠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也豈眞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卽天祭不必瀆而受无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極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取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闖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石綰組符剔履之賤衰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

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摩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身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謂非當今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墮之過

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不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歉。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疏入。帝稱其才。

言九事疏 洪武二十四年

馮　堅

臣堅上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高。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預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愼。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攘要荒。先王立綱陳紀。懾服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

不虞。四曰勵有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具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臣願敕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異日威福陵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置諸閫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者鮮矣。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奸。有國所務。陛下置勘合。凡有徵發。必驗之使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既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矣。

疏入。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

明臣奏議卷二

楊　溥

請豫備倉儲疏永樂元年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卽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己池塘養魚及堙塞爲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又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繫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其現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

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準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卽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退還者。亦準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府、州、縣官於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蔽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永樂十九年

鄒緝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蠹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

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靑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閒有廉彊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顚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奸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眞有報效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眞遠慕干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

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尙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覈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當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

疏入。帝不納。

上仁宗奏疏洪熙元年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尤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於帝堯。而伯益猶以怠、荒、淫、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於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爲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

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於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撤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隘。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於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於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法規。樸素渾堅。傳之萬世。可無震凌。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於先。陛下當守其成於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於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於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箠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三年。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册。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漸也。小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豫撲滅。則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愼終於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欲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

以早朝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既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也。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於所忽。尚何容一息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餘。進一二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難。俾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効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已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慎。陛下詳審而思之。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興。天下其悠久矣。臣愚忱戇昧。罪當萬死。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疏入。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

陳八事疏宣德元年　范濟

宣宗卽位。范濟詣闕言八事。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

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饋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衞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偏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衞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諜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衞。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

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勃以復讐、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爲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餽運不繼、旋卽班師、遂撤東勝衞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徒頑民、不數年間、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特穆爾、納布哈等相繼擒獲、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

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宄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竝依洪武中員額。宄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疏入。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

邊方事宜疏 正統六年 劉球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衞拉特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防遏。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疏入。帝命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元儒吳澄從祀議正統八年　楊士奇

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歷元綱目頒。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寧。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尤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

議奏。帝從之。

敷陳十事疏正統八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衞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寇。而

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疏入。帝命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

劾朱勇等疏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修武伯沈榮等。俱以庸輩。幸際明時。平居不義不仁。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朝廷。邇者額森侵犯邊境。至尊爲奸臣之所惑。擐甲冑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著勳績於疆場。獻勇效勞。靖兵鋒於邊境。庶幾少竭涓埃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累挫威於小寇。望風承旨。尚受制於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諛之故態。六師淆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幕庭詫僥倖之功。鑾輿成孤注之失。臣民驚粉。師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恥。尚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於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紓三陵祖宗之憤。夫交阯、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籍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

恩深重如此者哉伏望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挨拏朱勇等。寘之極典。籍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駕之旋軫可期。邊服之敉寧可致矣。

疏入。郕王從之。

建言疏　景泰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我將吏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槍也。紫荊、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招覽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

乞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者此輩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預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失事。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踰新階。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册。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

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顚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雠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

疏入。帝從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嘉靖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衞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衞官軍三千員名。幷其餘俱係口外衞分。在京報效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衞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

營、等處城內嚴固。則腹裏衞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敕書。幷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衞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聽伊鈴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並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鵰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尙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敵境緊要去處。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淸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疆。以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讎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並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卽日正在營置之際。彼處鎭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尙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敕宣府總兵、參將、鎭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

糧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寇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册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決勝敗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雖有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

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巨敵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概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豫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現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議奏得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大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何以禦敵寫敕與朱謙、董斌、等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

劾許貴請講和疏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額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陵廟其爲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繒往使賄賂纔入於穹廬敵騎已至於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有所不可和也又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三十萬兩疋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

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愚見止於如此。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敵。卻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齎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仍通差人齎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總兵、總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疏入。帝從之。

審察敵情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邇者衛拉特額森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以其鋒爲不可當。逼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擁我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金關。一從鼇峪山。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屈。勤悾懇切。至於再三。請奉我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闇劣。竊以爲額森奸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比聞額森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回善意。送駕回京。多索犒費。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額森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皇爲急。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祇在目前。不待久也。昔者金人侵宋。种師道奏俟困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敕總督、總兵等官。幷各營大小頭目。卽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探。敵騎一或退動。或擡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運籌決勝。務出萬全。

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讎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不勝犬馬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賞功罰罪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衞拉特侵軼。京師戒嚴。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載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愚昧。竊念賞功罰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於事功。何讎不可復。恥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幷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眞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殺之不宥。臣叨居侍從。躬奉綸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卽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眞大有爲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荊關都指揮韓靑。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麟。亦皆親冒矢石。歿於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荊關都御史孫祥。先差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戎馬出入自由。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日久。聲跡杳然。身爲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闕以待罪。不忠不道。莫甚於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荊關係該

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及至敵人入關。佯爲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郭仲曦、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致關口不固。軍守不嚴。敵騎長驅。尙不星馳奏報。推原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誥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挨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

疏入。帝從之。

京畿民情疏景泰元年

葉盛

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寧。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戎馬抵關。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敕於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罕見成羣。間見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蜆以爲食。或拾草以爲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爲尤甚。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幫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尙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尙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鎭守等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

男拽女。草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觀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干他慮。實恐畿內空虛。所係非小。伏望皇上留意斯民。特敕該部行移各府鎮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於朝廷。仍乞敕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軍器、年例、物料、及册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酌。不爲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安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則京畿安而天下皆安。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三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勒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拏。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問。竊以爲此特一俘囚爾。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起釁。舍之不爲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聖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並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令後各要整飭軍馬。固守地方。果有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外面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身。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由。縱敵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敕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帝從之。

劾郭亭等縱民壯脫逃疏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爲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幷土木等處我軍失利敵人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卽曰邊務孔殷敵情不測正當盡革宿弊豈宜仍蹈前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四月間揑寫僞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揑稱于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日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本部具奏則各人終于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前項民壯夏勝一等四十九名已于景泰元年四月分造册關支糧米今卻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亭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揑脫瞞官作弊情犯昭然今各營現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亭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挨久不回奏都督衞穎屢次於教場呼喚郭亭等查究抗拒不服卻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惠並當該掾吏聽受郭亭等買囑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揑稱失於揭查等

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本官幷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爲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罔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總等官。將現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官員數內。杜山先因爲事不卽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幷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以惠及掾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於郭亨名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疏入。帝從之。

劾衞穎等怠廢軍政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伏見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衞穎等交通飲酒、姦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竊惟衞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姦。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卽曰敵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甚寧息。舊恥未雪。當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衞穎等所爲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爲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蚤緣黨比。戰鬬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爲仇讎。上

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衞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衞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愼。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衞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黷儈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衞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衞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敵。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竝行。而戎政修舉矣。爲此具題。

疏入。得旨。衞穎等饒他、罪。今後著改過自新。再有犯。必不赦。

劾宮聚等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照得宮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我皇上明斷。雖曲宥斬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尙令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恪遵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乞量復職。熒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於一身。激變失機。禍將見於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尙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尙無可用之理。況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事。固急於用人。恩

威所臨。尤嚴於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於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於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戎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於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於人。斂恩於己。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睿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聖恩寬大。尚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軏敢朦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拏問。疏入。帝不納。

禦寇安邊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陵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況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救寧之效未臻。苗蠻煽陷於西南。猺獞弄兵於兩廣。凡百汲汲有爲。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尚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頒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苟有可稱。卽見嘉納。但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修攘之業。收廓清之功。副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生長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淺陋迂疎。於事無補。受恩

思效。言不逮心。夙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戎大事也。民風士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攸宜。必非單詞一方所能料理。維持者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竊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蒙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除有詔書事理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官員。俱於今年十二月以裏。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頹廢。修葺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戎行遷謫之中。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干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衞國保民。可以濟時艱裨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量亦異。或止能區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其所能。俾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文。仍不許遲迴顧忌。及以位卑越職爲辭。而退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聖明。於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良、實、忠、純者。及經筵內閣。密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之議擬。令其勿事虛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己。而惟求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己。而惟求合乎情理。言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見諸行。萬懇聖斷親徹御

覽。重加諏難。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可施行者。卽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初終。則嘉言日進。而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強寇自弭。社稷之福也。邊境之福也。疏入。帝從之。

劾陳循疏景泰二年　葉盛

臣聞罪莫大於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於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竊照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淸要。尙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內閣經筵。責任最爲深重。豐餚法醞。日給太官。製帶襲衣。疊出內帑。五朝作養。百辟具瞻。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於繼室。儒臣遭際之幸。又孰有過於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靦顏厚貌。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強之志。豪橫鄉曲。卽併吞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強占其田地。李遇乃奔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冤。李武本激變元兇。以伊壻之兄。而曲爲營救。傅致平人。於土豪事例。恣逞己威。搆揑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上聽。周鑑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爲奸。土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蔑視風憲。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己巧言。乃連章而不厭。昧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欺。謂人可侮。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淸議不足恤。是致九重煩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行之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

望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怙終之戒。疏入。帝不納。

陳災異疏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君近侍。躬奉德音。有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然尙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於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洊至。凡在有識。莫不凜凜。臣愚不識占驗。但以爲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撰之。萬萬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止讒佞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朝廷不和。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而起也。雖各爲說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微所致。夫天道之應。皆由人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其來有自。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推測。非一時可

以徵驗也。臣竊思之。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修輔之職。未可謂皆舉。外寇兇強。而吾之邊防未盡飭。內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卽如昨者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豈無差訛。大哉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爲今日之計。若非博采羣言。急加修省。臣恐天意未必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目前。或遠隔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且災異求言。在歷代有故事。在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弭災之急務。應天之要道。莫先於此。欲乞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聖意。手敕文武羣臣。各加飭勵。仍如先次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致災之本。弭災之術。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爲言。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感陛下之仁誠。樂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於陛下。陛下誠不負於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疏入。帝從之。

請置五團營疏 景泰三年

于謙

臣等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邊境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厪聖慮。今議得各營現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

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衞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衞所、年、貌、查對。查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槍、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敵人侵犯。數多則各營俱動。數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衞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敵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礮、飛槍、火箭、弓矢、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敵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

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北敵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疏入。得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於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

論時政疏 景泰四年 左鼎

臣惟衛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習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骫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

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卽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愼擇而久任之也。

疏上。帝從之。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景泰五年　孫原貞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田。苟增萬人屯。卽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之數。庶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時。嘗稽覈逃民簿籍。凡二十餘萬戶。此輩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旣定。徐議賦役。可無他日患矣。

疏入。帝不納。

劾內官弓勝疏　景泰五年　葉盛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奸弊固多。而莫大於管事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卽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鎭守。內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餘者之多。執犂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豪。窵遠沙薄山岡。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卽年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啼飢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糶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之時。爲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卽今又嘗會議。於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弓勝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兩。卽今敵情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不理。日惟著落將官。撥軍管莊種田。且弓勝現在獨石居住。卻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

再照樊名、韓得辛等親管頭目不能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合有罪乞敕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拏問明白治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宥勝不問調之他鎮

論時政疏　景泰五年　鍾　同

近得間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攜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威服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葉　盛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爲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爲甚而近年廣西猺、獞、因見土賊爲惡未正典刑

互相倣傚、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爲惡。海賊則無如嚴啓盛。土賊則無如呂趙。幸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啓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強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悚懼。猺獞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微勞。實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覩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番貨。幷禁接受土官及猺、獞人等錢物聖旨榜文。誠爲明見萬里。大哉皇言。遠徼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攘雖曰祛除。豈敢因而怠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譎詐賊情。朝暮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幷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及軍衞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愼固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